018358

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

20SHIJIZHONGGUO WENYITUWENZHI

总主编 徐迺翔
副总主编 韩永言 李树权

沈阳出版社

小说卷(下)

百年华章
世纪辉煌

目录

312 鲤鱼门的雾 舒巷城
317 青枝绿叶 刘绍棠
325 不能走那条路 李 凖
332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346 七根火柴 王愿坚
349 达吉和她的父亲 高 缨
359 百合花 茹志鹃
364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372 贫贱夫妻 钟理和
379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
387 金鲤鱼的百褶裙 林海音
393 将军族 陈映真
400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
407 班主任 刘心武
419 满月儿 贾平凹
425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弦
434 小贩世家 陆文夫
442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
448 青番公的故事 黄春明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蒋子龙　458
春之声　王　蒙　468
受戒　汪曾祺　474
灵与肉　张贤亮　482
爬满青藤的木屋　古　华　495
本次列车终点　王安忆　507
飘逝的花头巾　陈建功　519
哦，香雪　铁　凝　530
寻访“画儿韩”　邓友梅　537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544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　552
溪鳗　林斤澜　565
浮城志异　西　西　570
十八岁出门远行　余　华　576
副刊编辑的白日梦　刘以鬯　581
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　莫　言　584

后　记　596

中国社会科学院 藏书 图书馆

目录

▲ 舒巷城（1978年于香港）

舒巷城

鲤鱼门的雾

"日出东山——啊
云开雾又散
但你唱歌人仔
几时还呢？……"

雾喘着气，在愤懑地吐着一口口烟把自身包围着……那包围的网像有目的地又像漫无目的地循着一个大的浑圆体抛开去，扩展着，缠结着，或者来来去去的在低沉的灰色的天空下打滚，一秒一秒钟地把自身编成一个更大更密的网。偶尔碰上了大浪湾外向上喷射的浪花时，它，雾的网，便会无可奈何似的，稍一回避，似乎让开一条路来了；但很快地，等那兀突而来毅然而退的浪花由白色的饱和点——那颗颗向上溅起的水点——随着一阵哗啦的哀鸣而败退下来还原成海的一部分——蓝——的时候，雾，喘着一口口气的雾，又慢慢地向海的平面处降落，伸出，开展……

从四面八方，雾是重重叠叠地滚来的呀——

从清水湾，从将军澳，从大浪湾，从柴湾，从九龙的山的那一边，雾来了；雾集中在鲤鱼门海峡上，然后向筲箕湾的海面抛放出它的密密的网——它包围着每一只古老的木船，每一只身经百战满身创痕的捕鱼船，每一面因没有出海而已垂下来破旧了几经补缀但只要扯起来时仍能御风抗雨的帆；它包围着每一只上了年纪而瘫痪在水浅的地方的可怜的小艇，连同那原不属于筲箕湾海面的仅有的几只外来的舢舨……

雾包围着埗头。

雾包围着坐在埗头边的一个石级上的梁大贵。

雾也仿佛包围着这个十五年来生活在海洋上的老海员这时候那份异样的心境。

载着太重的记忆，现在，他，四十岁的梁大贵底心在向下沉，向下沉……

这是一个三月尾的早晨。四周的鱼腥味没有十五年前（和梁大贵连结在一起的那些欢快或痛苦的往日）那样浓厚和可爱。那时候，埗头周年都热闹，四季都"热烘烘"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那时候，埗头上的厚石板永远响着穿着木屐，穿着鞋的，更多的是赤着脚的人底脚步声。那毫不单调也永不乏味的声音，混和着小轮行前的汽笛叫鸣，混和着出海的渔船上伙计们起锚扯帆时的呼嚷，混和着埗头上扛夫们的"杭唷"或吆喝，冲激着，斗争着——任潮水涨，潮水落——它，那份十五年前的埗头所不能缺少的声音，此起彼落，是永无休止的……

梁大贵就是那些赤着脚有着壮健的身体的粗汉子中的一个。他工作着，忙碌着，喘着气，在这埗头上。这埗头，他记得，十五年前还有一个热热闹闹的码头。那时候，每天有几班小轮开出，到海的那边红磡去。小轮从这儿带去了人，大担小担的鱼，和其它货物，又从那边带回来人，都是熟识，纯朴，可亲的脸——更带回来大箩小箩的瓜菜……他大贵，就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来来去去的，替别人"带货"，上上落落在这样的渡海小轮上。他记得那时候，小轮是没有"楼上""楼下"的：各种不同的人，买着同一票价的船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没有谁看不起谁。他记得太和居(茶居)的老板就常常拍着他大贵的宽阔的肩膀说:“大贵,你有出息的!”说完又常常硬拉着他回到太和居里,叫他坐下,拿刚出笼的大包给他吃。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总是红着脸说:“呃,那么点小事,算得什么……”因为他觉得就算有时替他们太和居带点居家要用的什么回来,也不一定要那样客气的招待的。还有,船排厂后背那家山货店的德叔就常常请他带点货物来往,给他一点报酬,但他总是拍拍胸膛说:“德叔,我大贵要赚钱,也不赚你德叔的。”德叔也就更看得起他。他就曾经亲耳听过德叔在他身旁对别人说过:“大贵将来一定大富大贵!这小伙子不怕吃亏!”

是的,梁大贵从来吃别人的亏,但都不计较。谁都喜欢有这么一个伙计。找事做,他一点也不愁。东家不着西家有。凭一副粗大胳膊,气力大,脾气好,到那家换不到口饭吃?到那里,随便那里,会挣不到点钱?——是的,那时廿五岁的梁大贵就是那样有自信心的一条好汉。他想,有一天,有机会出去,一定会挣到大把钱回来。

十五年仿佛很容易,又仿佛很困难的过去,像鲤鱼门来来去去的三月早晨的雾。

十五年了,他并没有大富大贵地回来,还是同样的梁大贵。在外边他常常给别人看不起过,人笑他是“昼家佬”(水上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水上”音调到现在还是改不了。还是同样的梁大贵,但老了,老得多了,那紫铜色的健康的脸,现在是那样苍白,瘦削。

才个把钟头前。一辆向东行的电车把他带到那个像往常一样的筲箕湾电车总站。他看也没多看一眼总站旁边的铺户,虽然它们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擦过还是老样子的街市,直走进乡镇式的又狭又长又古老的东大街去。那街还不是他要停留的街。那街上的洋货店,金铺,后来不曾在他的记忆里留下过什么。甚至现在他对它们还是陌生的,正如它们十五年前就同他陌生一样。他从来没有进去过一次,虽然他从前曾经梦想过进去的——现在他更不会进去了。

当他跑到大贵里的巷口时,很快地,他停下来。他的心不知怎的竟然跳了一下。身子有点哆嗦。他想,他这一回真的到了他阔别十五年的地方了。再走廿来步,他便会看见他所熟识的一切:那有篷没篷的小艇。在巷的尽头那处,他将看见他童年和少年时看惯了的那又黄又黑的海水,他将听到那一份他祖母说过,他母亲说过,而现在应该是他的“水上”姐妹们说的“阿佬,叫艇!过海呀。”的熟识的声音。在巷的尽头那处,他记得那样清楚,靠一家酱园屋后的围墙下,埗头旁的另一边,污黑的泥滩上,有几只再不能下海而被遗弃在陆地上——泥滩上——的破旧不堪的小艇,他的出生的地方。他的家——如果说他也有过家的话——就是在那样的一只小艇里。在巷的尽头那处——呵,只要他一露面!……他将听见那些从前是年轻而现在是老了的但仍熟识的声音。他们将会亲切地,或者叹息,或者同情地说——

“大贵!你回来了!……”

可是大贵没有听到。在大贵里的尽头处——可以望见那软而无力躺在灰白的雾下的又黄又黑的海水的地方——埗头的旁边,他站定了。他回来了。但没有人向他招呼。生活在大贵里的人们,仿佛没谁知道,也不认识,他就是和“大贵里”同名的梁大贵。

那些人,从前叫着“大贵,大贵”的人,都去了那儿?常常

舒巷城(左二)1977年在“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家中

和他隔着小艇唱咸水歌的木群呢？她……

他梁大贵从前自己的家呢？……哦？也不见了！他家旁边的别人的家——其它几只破旧的陆地上的小艇呢？也都不见了！只有几个拾荒的野孩子在污泥上弯着身子在寻找什么。他记起小孩子时赤着身子和别人一起在泥滩上掘蚬子的事来了；有时为了抢夺一只蚬子，还和对方扭作一团在污泥潭里打滚。那泥滩上，现在除了一堆废料，被弃的空罐子，一些断木破片外，什么也没有。在那泥滩上（他怎能忘记呢？）他的守寡的母亲在他未出世之前，曾为他安排过一个避风挡雨的家。纵然是那样一只破旧、龌龊的小艇，它仍然是他和他妈妈的家呀。听妈说，他未出世以前，爸是在一只捕鱼船上工作的；有一次，爸出海，才第二天，满海都是雾，她的心就有点放不下，第三天，鲤鱼门山上天文台扯起黑色风球，她慌了，发急了，整个晚上，大风大浪，她眼巴巴盼望天亮，盼望爸爸回来。

但是爸到底消失在大雾中，和飓风一齐离开鲤鱼门海峡。

大雾去了会再来。飓风去了会再来。但爸去了不会再回来啦——任凭日日夜夜在埗头等候。

“我那时候真想死。”妈把这告诉他的时候，他才十岁。

“妈！我将来大了，会大富大贵的！”十岁的他，抱着妈哭了。

“大贵，我没有死，我不肯死，都因为我还有你。”

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妈到底也死了。

这样又过了十年。十年，污泥中的日子，他一步步的走过来，又一步步的走过去——直至廿五岁别人说他是个好汉子，直至他离开那永远看不见“蓝”的又黄又黑的海水，离开那永远没有海鸥飞绕的埗头和埗头下的小艇，直至他坐上一只大洋船冲破鲤鱼门的雾到雾以外的有时蓝有时白茫茫一片的更大的海去，直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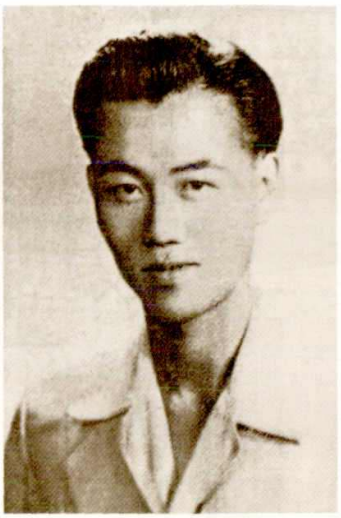
唉！四十岁的人了。现在才回来看望一下。

这埗头上的太和居已经换了手，刚才问人，人对他说的。山货店的德叔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从前，啊，常常称呼他“贵哥，贵哥”的木群，那个一年到尾梳着一条乌油油的大松辫子、十九岁、会摇橹、会撑船、煮一手香喷喷的饭、又唱得一口好听的咸水歌的小姑娘，也不知嫁了人或者，唉，或者……

“木群！”他默默的念着这两个字，心里有点说不出的味道——好似有点点苦涩，好似有点点辛酸，又好似有点点甜……

他记得有一年的大热天——是他廿四岁那一年吧？他和一个叫牛记的“岸上人”一同租了一只小艇合伙在晚上做小生意。卖的是“艇仔粥”。那时候，七



▲ 青年时代的舒巷城（1947年于南京）

◀ 舒巷城与夫人在横琴海边（1972年2月）

姊妹(香港北角的旧名)那边有好几家游泳棚,热天晚上,那一带才热闹呢。他和牛记常常把小艇摇到那边做生意。有一个晚上,差不多十二点钟了,海面很静,响着三几声的咸水歌,他们的小艇回到埗头下时,他看见木群独个儿坐在石级上,低着头像在想心事,又像等候谁似的。他向岸上叫了一声:"木群!"

"咦!你回来啦。"木群马上跳起来,掠一掠头发,高兴地说,"贵哥!我等了你个把钟头啦!我肚子饿得要命。"

"干吗不买点东西吃?——鲜记球记还没收市呢。"牛记这家伙!他故意提高嗓子说。

木群怎样回答呢?她真——呵——她真好!她说:

"我要帮衬贵哥的'艇仔粥',怎么样?鲜记球记的我不高兴吃!……"

廿四岁的他——"贵哥"笑了。

四十岁的他——梁大贵现在也笑了。

"那时候……"梁大贵想着,坐在埗头上。"我……"

他觉得肩膀上给谁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抬起头来。

一个带着客家口音的老妇人问他:"老哥,去茶果岭的电船在哪地泊岸的?"

哦?现在这埗头已经有电船去茶果岭了么?——他疑惑地望了望那老妇人:"阿娘,我也不知道哩。我是刚来的……"

"哦?这么巧!你也是刚来的……"老妇人咕噜着离开他。

唔,十五年啦!

梁大贵想着,站起来。走了几步,他开始觉得有点热烘烘的什么贴着身子。

三月尾的暖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暗暗的在埗头上流动着。

埗头上的人开始多了。有几个挑着生果、菜蔬的小贩匆匆地走过。有一个两个男女挑着担鲜鱼去"赶市"……梁大贵望着他们。他们却都没有望他。谁认识他呢?

舒卷城游日内瓦(1969年)

不远处的海上,雾渐渐散开了。

一只两只木船开始在他眼前露出个全身。船桅一根,两根……在晃呀晃的,仿佛在向他招手。阳光懒洋洋地带着淡淡的一点十五年前的鱼腥味投到埗头下又黄又黑的海水上……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人觉得舒服了许多。

但是——梁大贵这时才想起——他要走了。正待他打算离开埗头的当儿,他意外地听到一段他以前常常从木群那儿听到的咸水歌。那歌也是她母亲唱过的。

这一刹那,他仿佛什么也忘了——他感到一阵子快乐。他低声地,但激动地跟着那歌声唱:

"日出东山——啊
云开雾又散
但你唱歌人仔
几时还呢?……"

带着一点依恋的心情,他又在另一个石级上坐下来。他紧紧的盯着埗头下边小艇上那个刚才在唱那段歌的小姑娘。像木群一样——也是一条乌油油的辫子哩!……

那小姑娘大声喊道:

"先生过海呀?"

梁大贵仿佛从她的声音里听到十五年前木群的声音!

他摇摇头,喃喃道:"我也是水上人!……"

那"水上"的小姑娘怔怔地望着他,忽然眼珠子一转,把脑袋缩进艇篷里。

这一下——梁大贵心里感到失落了什么似的站起来。他快快地拖着他那双笨重的皮鞋,一拐一拐地从这埗头走开去。

还没走上十来步,突然,他回转身来——又一次在埗头上站住。

他把头抬得高高。他做梦似的望着远处鲤鱼门海峡上那还没完全散去的雾。

……呵,雾。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的——唔,十五年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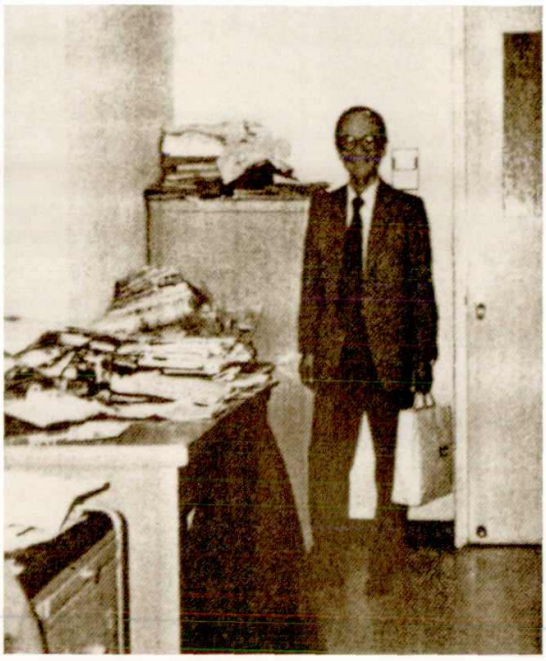
"嗯。我是刚来的……"他迷惘地自己和自己说。他的嘴唇在微微的颤抖着。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七日海滨。

(录自《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

说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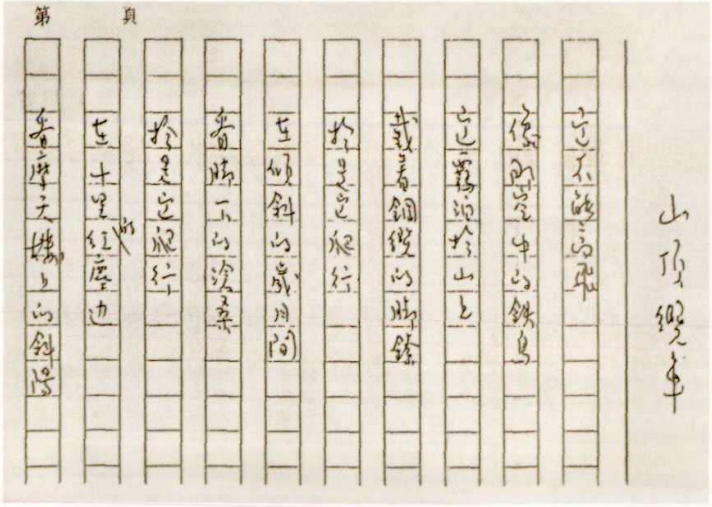
舒巷城是香港老一代诗人兼小说家，1921年出生在香港。原名王深泉。祖籍广东惠阳。抗战期间曾任盟军译员，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战后在香港商行任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山上山下》、《雾香港》、《曲巷恩仇》、《伦敦的八月》；长篇小说《再来的时候》、《太阳下山了》、《白兰花》、《巴黎两岸》；纪实小说《艰苦的行程》；散文集《拜伦与爱情》、《灯下拾零》；诗集《我的抒情诗》、《回声集》、《都市诗钞》等。秋明编、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的丛书《舒巷城卷》，收录了作者小说、散文、诗歌方面的代表作。舒巷城还改编过中外文学名著，如果戈理的《死魂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和《罪与罚》、曹雪芹的《红楼梦》。1999年4月15日舒巷城在香港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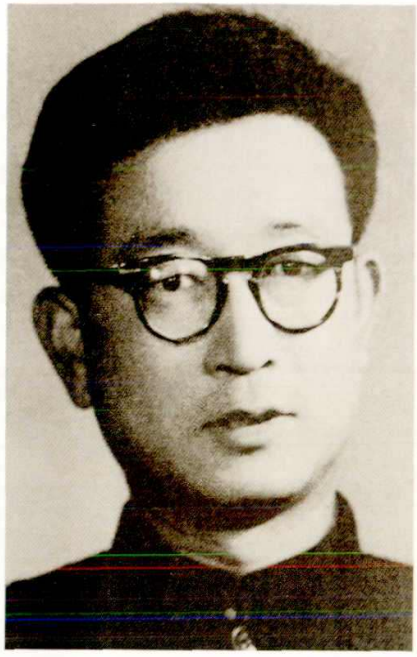
舒巷城在香港办公室（1988年）▶

舒巷城说，从小因环境关系，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小市民，对他们生活中的辛酸、快乐、泪与笑，常起共鸣。他深信："假如没有生活经验与想像力，假如对所写的人物或对象没有同情心或发生兴趣"，就很难有创作或创作的热情。梁羽生也认为舒巷城熟悉香港的小市民生活，能写出香港的"乡土"气息。他作品的文字有特色：不事堆砌，朴实自然；善于观察事物，因此不论是写人物的内心或周围的风景，笔触都很细腻；新旧文学造诣深厚，基本功扎实，下笔能挥洒自如。

《鲤鱼门的雾》写于1950年。这不是有头有尾，有现实矛盾与冲突的"规范化"的小说，倒很像是一篇散文。小说在"雾喘着气"、雾编织成网的氛围中，写一个远航归来的海员，在旧时的码头回忆、寻找。才四十岁，就变得"苍白、瘦削"的梁大贵，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却不识它的面貌，也遇不到一个熟人。他思绪如缕，感慨万端。从而反映出世事的沧桑，穷人活下去的艰难。大雾笼罩的环境，与人物烦杂的心理、冰凉的感受（自己回来就是多余，存在就是不合理），恰成和谐。没有故事正是有故事，没有情节正是有情节。这故事和情节就是读者的再创造。



▲ 舒巷城手迹



▲ 刘绍棠

刘绍棠

青枝绿叶

一

一九五一年阴历六月，是毒热毒热的天气。

从地里收工回来，互助组长春果的浅花褂子，被湿得裹在身上，一双油黑的小辫子，也热得盘在脑后。副组长宝贵跟在她身旁，嘴里含着一片谷叶子，慢慢地往回走，说："你回去劝劝永春嫂，别让她再下地，五个月的重身子，提防累出好歹来，这是你们妇女的福利问题。"春果点着头："是咧。"又回头嘱咐宝贵："你多跟永春讨论讨论，今晚那技术学习充充实实的；紧跟着就开展比武夺魁，省着再费一道手续——又开个动员会。"宝贵说："好吧！我到河边玩一会儿就麻利回来。"说完，就学着布谷叫："赶快布谷！"奔河边去了。

李满囤老婆挺着大肚子，靠着篱笆泡烟水，满脑袋汗珠子，雨点似的落在桶里，"叮叮当当"地直响。她看清春果，笑着说："宝贵喊你哩！"春果回头看看，宝贵早不见了，只是接连着布谷叫，满囤嫂哈哈笑起来："你听！宝贵一劲朝你喊：光棍好苦！光棍好苦！"春果也笑了，指着她脸说："你这贫嘴老婆！"

宝贵跟春果都刚十九岁，一根蔓上两个瓜，他俩真是脸对脸长大的。前年春天，一块入了团；起初联络几家帮工搭套，辗转组织起互助组。今年三月间，春果头个成了候补党员，宝贵也填写了申请表。春果到专署参加过互助组长座谈会，宝贵在农场学习了四十天；从那时起，组里政治技术学习才有个制度。

下晚，大月亮下，村西头河高崖上，互助组技术学习完了，比武夺魁挑战正欢热，永春嫂一旁咬着薄嘴片，眨着眼睛不言语；等大家静下来，她说："你们是家雀抬杠乱嚷嚷，春果！咱俩劈合同。"

听她这一挑战，宝贵直皱眉头，他看着春果，春果脸上一点不挂急；心里上下翻滚的，却是永春。老婆怀着五个月的孩子，还一股劲地争强，他想提出来，碍着自己是技术员，在组里大小算个头目，不好张嘴；又怕老婆顶撞他，老婆那两片薄嘴，他是服在口上，怕在心里。

永春正在为难，春果说了话：

"永春嫂，前晌不是跟你说啦，不许你再下地，留在家里干些零星活；你怎么不听话？"

永春嫂那薄片嘴抢过来：

"哟！我又不是千金之体，怎那么娇嫩！人家满囤嫂快生养啦，不是照旧下地治蚜虫！"

"你是明白人说糊涂话。"春果说，"满囤嫂从地里回来，哪回不是龇牙咧嘴！只是家里没人手，不硬强下地，地里就得乱营。单干户跟互助组，这点就瞧出不一样。"

宝贵说："就是呗！咱组眼下正耪四遍，大家稍微加点油，就能把你替换下来，你就该安生生地留在家里。身子骨儿是本钱，这工夫你跟它过不去，早晚它也跟你过不去。"

春果跟宝贵这一番话，说得永春嫂闭口无言；她暗里却用手拧永春。永春装出没关系的样子，说：

"她自己愿意，就依她吧！"

一个俏皮小伙子嚷起来："永春嫂！你白机灵，我瞧得清清楚楚，永春大腿快让你拧肿啦！永春，亏你五尺男子汉，也

真受得下去。”说得他们夫妻俩，脸涨得红布似的。

大多数组员都说：“留在家里吧！”“人家春果跟宝贵那话正确。”永春嫂还想争辩，春果笑着拦她：“没有你发言权啦！这是大家的决议。”宝贵说：“咱组该立下这个章程。”他瞧了一下那些不发言的年轻媳妇，“省着日后再费口舌。”

夜深人静，大家回家去了。

宝贵夜晚睡在河崖上，仰着脸，瞧着天空，拉长调子，学着布谷叫：“赶快布谷！”春果刚要睡着，听见一声接连一声的“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在静静的夜里，声音非常清响。她爬起炕，到河边找着宝贵：“睡吧！别叫啦。”宝贵说：“叫几声怕什么！多好听。”春果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问他：“你心里想什么？”宝贵背过脸去，说：“想咱组哩！一个个心气这么旺盛，秋收一定超过爱国丰产计划。”春果说：“咱俩更要加油，按照区委的指示，往合作社的路上引。”宝贵抢过说：“不止哩！还要朝集体农庄引；到那时节，屋里有电灯，黑夜能演电影，耕种收割有拖拉机，闲在时，坐上农庄的汽车，到北京参观参观。”春果一串铃似的笑个不住声，她推推宝贵：“你想得真是一步登天，这得慢慢来，互助组这个地基砸结实，才能盖上高楼大厦呀！”宝贵笑着说：“有毛主席指引，有苏联的榜样，还不快当。”春果说：“互助组搞得满堂红，往上升到合作社，再到集体农庄；咱们离北京这么近便，毛主席也许抽空来看看，我想那时咱俩也不过三十上下。”宝贵说：“再过十年，你早嫁出去咧！还能老留在家里做闺女。”

春果脸红红，不言语，一个蝈蝈在邻近叫起来。

宝贵回过头：“不早啦！你回去吧。”春果站起来说：“你也睡吧！别再‘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地叫，叫得人心里不踏实；不到二十岁，就担心起这些没影的事来，谁还会眼瞧着你打光棍。”说着，就顺着小道跑走了。

过了半天，宝贵想起春果那话，故意长长地叫了一声：“光棍好苦！”可是春果早睡着了。

二

花开两朵，各折一枝。

永春夫妻散会回家，永春嫂奔村南小道走，永春说：“糊涂啦！这条道绕远。”

“你明白！啰嗦什么，走吧！”

永春听出老婆正在生气，便不再搭腔，低头跟在后面。夜晚，这条道最清静，只有他俩脚步“嚓嚓”的声音。永春嫂瞧着四下没人，于是雹子雨似的，数落永春：“你是座泥胎？在一旁就不帮我说话。”永春笑嘻嘻地说：“你呀！三十岁的人啦，还是小孩性情，就不知道心疼点自己。”永春嫂气哼哼地一摔袖子：“甭跟我嘻皮笑脸的！”就撇开永春，自己走了。永春在后面笑着说：“嘿！好一个三十岁的娃娃！”

永春躺在炕上，心里暗暗想道：“春果跟宝贵他俩，照顾得真周到呀！咱平日干活没拿出十分劲，总觉自己是技术员，多干不上算，真他娘的自私脑袋！都像我这种脑袋，这辈子也走不到社会主义。”他推推永春嫂，永春嫂已经睡着，他说：“喂！你说状元红旗谁头个抢上？”永春嫂迷迷糊糊地回答：“不是宝贵就是春果。”永春说：“好！你等着瞧。”

第二天清早，永春修理一下锄杠，听宝贵哨子一响，就集合下地了。这块地坐落在运河旁边，四十亩满种棒子，眼下已是数伏时节，花红线一缕缕的绣出来，黑绿黑绿的豆秧里，开绛紫色的小扁花；从地里冒出闷闷的热气。地头，立着一个高大的木牌，牌上写着黑真真的字，那是这块地的爱国丰产计划。

▲ 刘绍棠开始发表作品时（13岁）

春果一声令下，一群燕似的，大家扑向地里，起始就像一字长蛇阵，并排着向前；后来，宝贵领在头里，春果赶紧追上，永春透过叶子一看，照着手心唾口吐沫，握紧锄杠，跟了上去。

歇息时，宝贵跟永春平，宝贵让了，状元红旗插在永春地头。在遍地碧绿上面，一片艳红轻轻飘浮。

傍晌收工，永春回到家，坐在葫芦架下吃瓜，永春嫂一边放桌子，一边问：“状元红旗谁拿上啦？”永春装得不起劲，说：“你猜呢？”永春嫂说：“跑不出宝贵。”永春说：“他抢着一回。”

“那两回呢？”

“那两回呀！嘿嘿！”永春绷不住脸，拍着胸脯，“咱的。”

“你？说瞎话。”永春嫂不相信。

永春急啦：“你这个人，我什么年月骗过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永春嫂知是真的，也按不住高兴："你这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别乐得驾起云，认不清东南西北，有本事天天保住！"

今天永春嫂特别喜欢，格外给永春炒了五个鸡蛋。

三

天麻麻亮，睡在房檐下的李满囤，早就醒过来。他伸起胳膊，敲着窗棂，吆喝他老婆："起！"满囤嫂披上褂子，揉着眼睛，嘟念着："谁像咱家，脸不洗饭不吃，披星戴月就下地，人家春果他们……"满囤说："你就会说泄气话，这时劳累劳累，看秋天咱那庄稼！春果他们眼下是挺欢热，鸡多不下蛋，不定搞出什么名堂！"满囤嫂还想说两句，满囤说，"走吧！亲娘总是疼亲儿，自己耕种顶牢靠。"说着，就直奔河边那五亩棉花地。

水灵灵的棉花，自从上了蚜虫，就像秋霜打过；枝上叶上，一层层的爬满蚜虫。满囤一看，登时青筋暴起，眼睛瞪得滴溜圆，提起一桶烟梗水，生牛似的奔向一垄。满囤嫂累得站在地头，扶着扁担，大口喘气。

太阳露头，地里冒白气，春果互助组也下地来了。宝贵喊叫着："满囤哥！你们两口子真卖命啊！挑灯夜战！"满囤抬起头，笑笑没言语。春果说："大嫂快坐月子啦！应该多歇歇。"满囤嫂用袄袖擦把汗，刚要说："从鸡叫……"满囤瞪她一眼，就憋了回去。

互助组歇头歇，满囤地里还不声不响治蚜虫。春果对宝贵说："满囤嫂实在够累啦！叫她过来歇歇吧！"宝贵说："满囤哥怕不高兴。"春果说："咱俩去。"

他俩刚直起腰，那边突然吵得热窑似的。满囤蹦跳着，骂他老婆："懒骨头，我说瞧不见你，原来坐在垄里偷懒！"

满囤嫂坐在地上，嚷叫着："谁偷懒呀！打鸡叫干到现在，歇会儿都不让，你是诚心把我折磨死。"

满囤还是直劲吆喝："起来！"满囤嫂说："我就不起！"满囤说："不起也得起！"说着动手就扯，满囤嫂也打起千斤坠。

春果跟宝贵赶来了，宝贵把满囤推推搡搡拦在一边。春果说："满囤哥！你就是老煤油桶——点火就着的脾气。累得慌就歇歇，两口子还能动不动就粗脖子红脸！"

满囤说："春果大妹子，你看：棉花让蚜虫缠得打蔫，不紧着治就要完蛋；她一死要歇着，歇！秋后你他妈拿筷子支起上膛，坐在房脊上喝西北风！"

春果说："蛤蟆跳三跳，还要歇一歇。大嫂没几天就要坐月子，真累出好歹，你的急处更大。"

满囤嫂鼻头一酸，眼圈儿一红，朝着春果诉起苦情：

"春果大妹子！人家永春媳妇多福气，刚五个月就不下地，我好苦呀！"眼泪"劈嗒啪嗒"落在衣襟上。

满囤蹲在一边，闷着头，一锅一锅地吸起旱烟。在浸过烟水的棉杈上，蚜虫又露出来了。……

吃晌饭时，满囤嫂端上香喷喷的菜汤，黄灿灿的饼子，摆在满囤面前；满囤叼着烟袋："吧嗒！吧嗒！"其实烟叶儿已经烧成灰末末了。满囤嫂说："吃饭吧！"满囤说："你说，咱的棉花怎办呀？"满囤嫂说："大热天，别急出毛病来；过晌我还跟你下地。"满囤摇摇头："甭啦！你也该歇几天了。我想跟王富家借把喷壶，使唤这个物件，快当得多。"满囤嫂说："那个小气鬼，你还去找他！春果他们有三把呢！不是张手就借来。"满囤说："王富小气也要分跟谁，跟咱不会。"吃过饭，他便去借，半晌光景，空手回来了。

满囤嫂说："我说他不借，你还偏去碰钉子。"满囤说："这家伙日子越过越旺，却变得不懂情面，咱家的东西，永远不许借他！"

晚上，满囤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棉花上的蚜虫，像是钻进他的心窝里。坐起来，想去找宝贵，几次三番又躺下："春天

刘绍棠与夫人曾彩美（缅甸▶归国华侨）

▲ 刘绍棠发表《青枝绿叶》时（16岁）

劝咱参加互助组，咱一死不肯，说是单挑鞭满顶；人家表面不露，心里可记下哩，眼下出了难题，再去找人家帮忙，咱脸往哪搁呀！”

蚜虫在他心口窝爬呀爬，躺不是，坐不是。屋里满囤嫂说：“把被子盖严实，留心房檐风。”满囤说：“你怎么也没睡呀？”满囤嫂笑着说：“我都睡醒一觉哩！”满囤抬头一看，启明星已经有些偏西，村里叫驴“吼吼”地叫，已经是半夜了。

满囤硬着头皮，来到河崖，宝贵睡得正香甜；满囤把他叫醒，宝贵说：“你还没睡！”满囤叹口气说：“火烧眉毛尖，还会安心睡觉！棉花眼看要完蛋啦！你给想个法子。”宝贵说：“俺家存着鱼藤粉，你再找点煤油，咱俩起个五更，赶紧配药。”满囤笑裂开嘴：“好咧！你安心睡，傍亮时分我来喊你。”宝贵说：“你要忙碌不过来，俺组给你拨两工。”满囤笑着说：“你真把我看扁啦！五亩棉花再整治不了，那真对不起每天三顿饱啦；兄弟！不是大哥吹牛皮，论力气你还得赶个三年五载的。”满囤那股愁闷，好像雨过天晴，他乐颠颠地回到房檐下，脊梁骨贴墙，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

四

六月六，看谷秀。

满囤家河边的棉花，好像一丛丛树棵子，四外伸满枝桠，一朵朵淡粉色的花，夜里开得遍地全是。

满囤坐在地边，眼睛眯成一条线，烟袋不离嘴，眼睛不离棉花。赶着胶皮轱辘车的宝贵，路过这里，在半空打了个响鞭，满囤“机灵”清醒过来。宝贵说：“我看你都着迷啦！棉花长得不错，大嫂瓜熟落地，真是人财两旺。”满囤从嘴里拔出烟袋，笑着说：“棉花是比往年强些，心里多少凉快点。你配的药真灵验，立秋那天请你吃饺子。”宝贵说：“等大嫂养个胖娃娃，满月喝喜酒吧！”满囤说：“好咧！你套车上哪？”宝贵抓紧缰绳，把牲口拦住：“眼下挂锄啦，河西修工厂，拌三合土用白沙，我这是出车拉沙子。”满囤咂着嘴：“出一个月车，干落也是笔大钱。那些人呢？”宝贵说：“盖场房哪！秋后组里家具多啦，又摊些公份，得有个妥帖地间存放；再说三九天，组里开个会，学习政治技术，都要占屋子。三五天就上梁，过后到工厂包上半月临时工。”

▲《青枝绿叶》封面

傍晌，漫天黑云下来了，小风清凉清凉的吹着，庄稼叶子唰啦唰啦地响，满囤赶忙往回走，嘴里打着口哨。村里，小孩们蹦跳着，唱：“大下小下，下到今儿个明儿个，淅沥沥，哗啦啦，扁豆角，架黄瓜……”满囤说：“下吧！六月连阴吃饱饭，一滴雨点一粒粮食。”

大雨瓢泼似的，从傍晌到天黑，还是不止。满囤嫂躺在炕上，肚子疼得哼哼着，对坐在旁边的满囤说：“快啦！请收生员去吧！”满囤推开门，大雨就像开了锅，震耳响，道上伸手不见掌；他往前跑着，差点跟前边的人撞个满怀，一个女人“呀！”了一声，满囤被人揪住。

“谁？”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是满囤。你是春果吧？”

春果松了手，忙问：“大嫂要生养吧？我们跑来帮帮忙。”满囤说：“正躺炕上哼哼哩！”刚才“呀！”了一声的女人，“咯咯”笑起来，满囤听出是永春嫂的声音。心里热辣辣的：“弟妹！黑更半夜大雨天，辛苦你啦！”说着，把身上的麻袋披在她俩身上。自己却顶着大雨，去请收生员。

好半天，春果跟永春嫂在外间屋，听见屋里孩子“哇哇”哭出声来。永春嫂笑着说：“满囤哥！恭喜恭喜。”满囤笑了，大嘴咧得瓢似的，连说：“大家同喜……”

这时雨住了，满天星斗，月亮像盏灯，照亮了院子。满囤推门一看，登时眉头皱起来，刚才那张笑脸，抹上一层青灰。春果说：“雨一住，腰花存水，清早太阳一晒，就得烂掉啦。”满囤说：“就是呗！种棉花顶怕夜雨脱桃。那七亩高粱站在迎风口，

准吹得东倒西歪，地带又洼，垄里雨水没脚腕；又要赶紧得排水，又要忙着收拾，唉……”两手捧着脑袋，坐在锅台上叹气。

满囤嫂在屋里清醒着，有气没力地说：“趁着月亮天，还不麻利下地！唉！都怨你……眼瞧着庄稼受害救不了。……”

满囤从屋角拿起铁锨要走，春果拦住说：“你伺候大嫂吧！”满囤站住脚，扶着铁锨，说：“那地里呢？……”春果说：“宥愁。明天让宝贵他们去拾掇棉花，他有办法。高粱地也帮你收拾。”满囤一听，眉眼舒展开了，可是又一想，满腔高兴憋回去：“春果，你知道我日子不富裕，这些人的工钱真掏不起，青黄不接，管饭都犯难。……”

“不用！”春果摆着手，“写在借工账上，眼下欠工，秋收时还工。”“好咧！”满囤笑了。

“还是互助组好哟！”屋里满囤嫂眼睛漂着泪花。……

五

清早，李满囤睁开眼，从棉花地的窝棚里走出来，到河旁洗洗脸，就回家去做饭。迎面，宝贵赶着大车，小伙子们坐得满满当当：“干吗去呀？”满囤问。宝贵说：“到河西做工去，你的棉花怎样啦？”满囤说：“亏得你跟他们几个帮忙拾掇，棉桃结得压颤枝。”宝贵说：“棉花是宗细水长流的活，够你们两口子忙碌的。”满囤笑着说：“只要丰收，日子好过，累点倒不怕。”宝贵一摇红缨鞭，大车过桥到河西了。

满囤家的烟囱刚冒烟，春果带着妇女们，已经下地了。

半月过去，小雨淅沥淅沥下个不住。好容易盼个晴天，永春套上车，进城到医院给老婆检查胎位。春果去找宝贵：“趁着好天，咱俩也进趟城吧！”于是他俩追在车后，坐在车厢上一同去了。

满囤嫂苍白着脸，给满囤送饭，看见永春嫂坐在车上，头上打着旱伞；喊道：“他永春嫂！出门上哪呀？”永春嫂笑着回答：“到医院检查去。”满囤嫂说：“你真福气哟！”永春嫂说：“都是春果摆弄我，说实在的我真害怕。”满囤嫂又问春果跟宝贵：“人家两口子检查去，你俩凑什么热闹？”宝贵眨着眼，说：“嘿！俩警卫员陪着，走起来多威势！”春果说：“听他胡扯！眼看就要秋收，进城买些家什。”满囤嫂说：“你们河边那四十亩棒子，秧子小树似的，镰刀不锋利，非得崩刃。”又低声对满囤说：“人家那棒子，一棵秧三两个歪歪着，真是聚宝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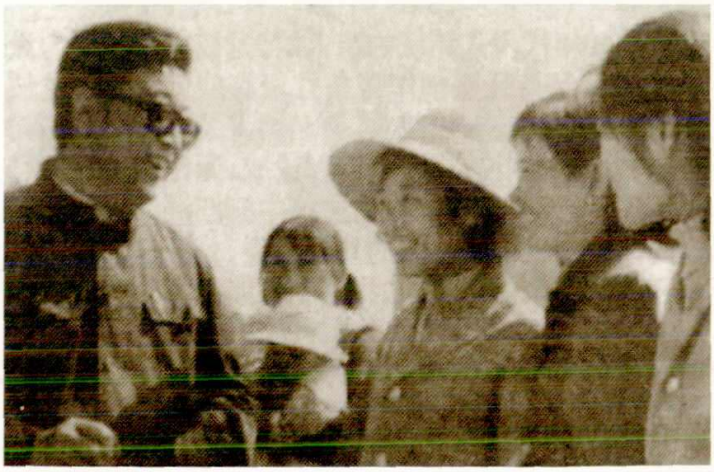
傍晚，大车回来了，车上装着笆篦席篓，还有权把镰刀；永春嫂挤到车头，春果跟永春坐在两边车辕，宝贵好神气，骑着一头大青骡子，跟在后头。满囤嫂老远就喊：“嘿！买来这些东西。”满囤眼尖，早瞧见那头大青骡子，连跑带颠跑过来；拉住笼头；掰开嘴岔：“嘿！六口正当年。”宝贵说：“一百六十万，贵不贵？”满囤说：“便宜。这骡子身挺四胯都好，你俩眼力不差。”满囤嫂看见骡子，叫嚷起来：“唉哟！瞧这大青骡子，真是龙种；秋上一点急宥着。”满囤问：“每家摊几石粮食？”春果说：“半点没掏，用的是那半月工钱。”

车走远了，满囤望着那头膘肥腿壮的大青骡子，露出话口：“还是人家呀！……”

六

满囤整天长在地里，一点捞不着闲空；晌午回到家，从满囤嫂怀里接过肉头肉脑的胖儿子——儿子名叫双旺，取得是人财两旺的吉利——亲亲胖脸蛋，抽袋黄烟，自自在在地坐在桌旁，喝起汤来。

吃到半中腰，宝贵来了，满囤赶忙让坐：“尝尝！煎饼卷大葱，吃个新鲜。”宝贵说：“麻利吃吧！回头咱俩看看你那高粱去。”满囤瞪眼问：“高粱怎啦？”宝贵说：“你这家伙真偏心眼，一心扑在棉花上，就不去照看照看高粱。我打地头路过，一大群鸡正吃豆角，再往里一看，青草夺垄，野猫乱串；你是顾脸不顾屁股。”满囤已经吃不安心，把碗一推，筷子一撂：“不吃啦！赶紧瞧瞧去。”说着，也不穿褂子，光着脊梁奔高粱地



▲ 刘绍棠与农民交谈（1983年）

▲ 刘绍棠全家福

去了。

回来时，满囤眉毛锁个蛋，瓮声瓮气地对满囤嫂说："过晌你也下地去吧！"满囤嫂说："孩子呢？"满囤说："搁家。"满囤嫂说："他是五岁六岁，放他满处跑，刚刚出满月，撂在家里不是找吓着。"满囤拧着脖子喊："你是想躲懒，拿孩子当倚仗。"满囤嫂"啪！"把筷子摔在桌上，吵起来："胡说！老街旧坊谁不知道我勤俭，炕上地下哪样干的比你少！不是我，你能挑起这份家当！"这一叫喊，一个多月的双旺，两手一抓，咧嘴哭起来。

春果听见声音跑过来，把满囤嫂劝到她家；春果抱起孩子，对满囤说："刚出月的娃娃，你就想摔打他，还早哩！"满囤赶忙解释："孩子是眼珠，咱会不疼！可也不能光顾人旺，财不旺呀！真要是那七亩高粱收不下粮食，日子还是过得紧。"春果说："这就是自家人手少的难处，我给想想法子看吧！"满囤追着送出门，连说："那真谢谢你哩！"

过了一顿饭的工夫，满囤嫂抱孩子回来了，脸上绷不住喜欢。满囤忙问："春果给想了什么办法？"满囤嫂说："把孩子搁家。"满囤说："那不像话。"满囤嫂"噗嗤"乐啦："那真不像句人话。春果说，把孩子交给他们托儿所，秋后给老太太缝缝连连，换工互助。"满囤喜得点头："互助组真搭帮咱家，这才是两全其美。"满囤嫂说："参加互助组更美。"满囤说："再瞧瞧，秋忙帮工倒合算。"满囤嫂撇撇嘴："你又瞧上那头大青骡子，跟那辆汽胶车；人家宝贵跟春果是机灵里挑出的，撅屁股就知道你拉什么屎，能白白叫你占便宜。"满囤说："碰碰试试，碰上是运气，碰不上拉倒。"满囤嫂说："没脸没皮，没羞没臊。"

晚上，民兵下地护青，宝贵背枪往河边去。满囤早在路旁等候，一把拉住他："跟你提件事。眼看收秋了，我想跟你们组帮工，你掂量掂量……"宝贵想了想，说："行啊！只是骡马车辆都要合工，实在麻烦。"满囤说："我也有头小驴，都甭算工。"宝贵说："那不行，大家不能吃亏呀！"

宝贵刚走，春果背着枪又来了，满囤又跟她念叨一遍，春果说："让大家吃亏，这话说不出口；你不用三心二意，爽得加入互助组吧！"满囤不言声，蹲在道边发愣。

二更天，春果在地当间碰见宝贵："坐下，咱俩商量商量满囤的事。"宝贵靠她旁边，坐在豆丛下，说："满囤真不嫌寒碜，像这找便宜的话，也说得出口。"春果说："满囤肚子里的小算盘，正紧着算账！话里话外，透着对互助组眼热，咱们该找他谈谈。"宝贵说："谁去？"春果说："咱俩呗！"

第二天下晚，春果跟宝贵去找满囤，坐在他窝棚外边，说到小半夜，宝贵困得直打哈欠。春果问满囤："想得怎样啦？"满囤脸上挺为难，嘴张得老大，只是一劲："这这……"他百年不遇有点结巴，这工夫，却当做台阶装起来。

宝贵跟春果往回走，宝贵说："满囤这家伙心眼太杂。"春果说："他肚里算盘还拨着，容他算完账，自会找上门来。"

七

七月末尾。……

宝贵被批准为候补共产党员，还有几个姑娘小伙子，被吸收为青年团员。永春提议："这是咱组一件大喜事，一定要热闹热闹。"永春嫂拖着快到月的重身子，提着柳条篮，找来香瓜和早熟的葡萄，地点在场房前头。

宝贵跟那几个新团员，穿着年节的新衣裳；春果也穿上新缝的碎花褂子，辫子插着两枝浓香的桂花，黑红的脸上挂着喜气，今天她是主席。

永春把香瓜葡萄摆在当间，说："吃吧！大喜兴的日子，欢喜欢喜。"春果说："大家吃着，也甭拘束；今天给宝贵他们提提优缺点，日后他们好改正。"宝贵说："咱是党员哩！就得严格着点；平日里的错误，瞒不过大家的眼睛，提吧！越多咱越

高兴。”

春果掌握着，一直到月亮西斜才散会。春果说：“咱组今天迎来个大喜，明天动手收秋，再来个出门见喜。”

永春两口子回到家，永春说：“本想吃吃喝喝，不料想开个批评会，党员就是跟咱不同。”永春嫂瞪他一眼，说：“平时你是瞎子，咱组不是春果跟宝贵两个党员领导，会有这大成绩！”永春拍着凉洼洼的心口窝，说：“这话不错。秤锤压千斤，人小骨头重，别看春果、宝贵在组里顶年轻，领导得实在不差。瞧咱组那棒子豆子，真是压倒往年。”永春嫂抱怨起来：“早不赶晚不赶，偏偏赶到收秋重身子，关在笼里见不着天，捞不着下地砍高粱掰棒子。”

永春笑着说：“嘿！嘴嘛得都能拴头驴，不管你怎么生气，反正不让你下地。”永春嫂说：“瞧着吧！我跑到地头坐着去，也不在家闷着。”

第二天，月亮挂在东南天角上，趁着天气凉爽，互助组要下地抢割。宝贵的哨子，一紧一慢地吹着，男男女女带着镰刀，小跑着到大场集合。

永春嫂提着水壶，头前来到地头，她瞧着那棒子，红澄澄的一尺多长，长在青竹竿似的秆上。她手心痒痒着，可是组长不准她拿镰刀。她抱怨起永春……

宝贵跑进场，组员已经到齐，只差还工的满囤没来；永春拉着那头大青骡子，正在套车。宝贵说：“喜歌念在头里，今年咱组是五谷丰登，一定超过爱国丰产计划，等算出数目，就写信给毛主席报喜。……”永春套上车，一旁接过下语：“告诉毛主席，咱组是青枝绿叶，俺那组长春果、宝贵，是两朵盛开的大红花，互助组好比台阶，咱们是登着台阶一步一步朝社会主义走。有毛主席领导，咱农民是万年长青！”

春果跳上土堆，在出发前讲几句话，大家静下来。……

哨子响时，满囤正跟老婆商量，满囤嫂说：“爽爽快快说出来，加入吧！”满囤说：“这不是玩闹，再瞧瞧。”满囤嫂用指头戳了一下他脑袋：“瞧个甚？在组的家家比咱强；宝贵眼下又入了党，有春果跟他领导着，还不是年年兴旺。”满囤想了一阵，说：“那就入呗！”满囤嫂说：“今天就跟春果说，想加入的不少咧！咱们抢个早。”满囤点头：“是咧！”满囤走出门外，满囤嫂放心不下，又追出去，连连叮咛：“一定说啊！别不敢张嘴。”满囤不耐烦地说：“我又不是三岁的娃娃，用得着一再嘱咐，不嫌絮叨！”

满囤到场里，春果讲话正要收尾，他心头“怦！怦！”直跳，沉下气来听，春果那清脆的嗓子，正说：

“要想年年五谷丰登，家家人财两旺，那就得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组织起来……”

北斗星当头照着，闪着长长的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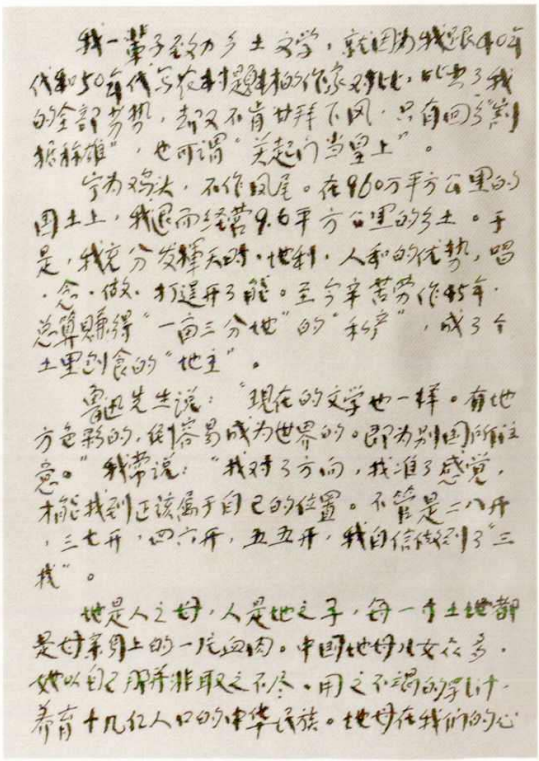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七月

（录自刘绍棠《青枝绿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初版）

说　文

刘绍棠是“十七年”文学中出名的乡土作家。

“十七年”文学上承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文学又上承20年代末的普罗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从普罗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其根本的特点就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作家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作家。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写时代中心，歌颂正面人物，塑造英雄形象。“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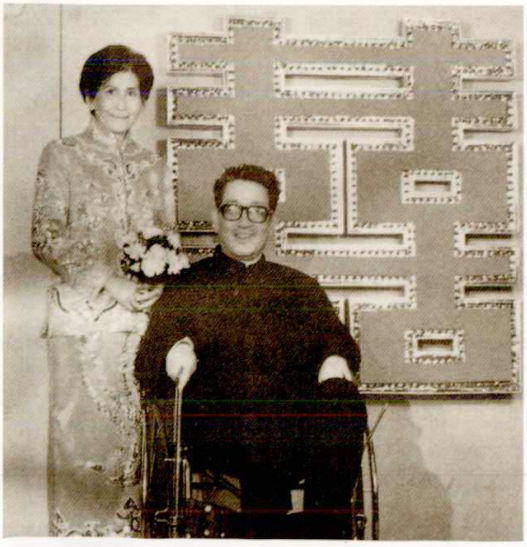


刘绍棠手迹▶

年”文学的前期还形成一种模式：不管是写农业还是写工业，都是先进与落后（保守）的分歧。后来才是阶级斗争一条红线贯穿。“十七年”的农村，由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也就是由个体到集体，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在互助组和合作化阶段，先进与落后的分歧具有普遍性。文学作品就通过一个一个的特殊，来揭示带普遍性的规律。

乡土文学出现在“五四”时期，并由鲁迅的创作实践和有意倡导，受到重视，形成不同的流派。每个地方的自然风貌，民情风俗，是乡土文学的外在表现形态。最根本的是要写出每一个地域的文化内涵，历史传统。老一辈乡土文学作家，都各有各的建树，在自己的身后立下了一块丰碑。

刘绍棠在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前，有“神童”之称。他1936年出生于北京郊区通县，家住运河边上，从小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十三岁起即发表作品。1950年得到伯乐赏识，到河北省文联读书、写作。1951年拜孙犁为师，前辈的指教使他茁壮成长。1952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短篇小说《红花》和《青枝绿叶》，有了知名度。1953年，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退学到中国青年报社参加肃反运动。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那时候，他成了文学青年崇拜的偶像。连远在缅甸的华侨姑娘，也千里迢迢投奔他，结成伉俪。1957年，在全国的反右派运动中，他就倒了大霉。在当“右派”期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都得到运河人民的庇护。运河人民对他有养育之恩，庇护之情。1979年平反昭雪后，刘绍棠更加明确地有意识地继续创作乡土文学，描写运河如诗如画的风光，歌颂运河人民可歌可泣的精神。他不但自己写，还积极倡导，并编选乡土文学作品选，发表一系列论文，阐释乡土文学的要义。有人把他和孙犁、汪曾祺、林斤澜等划为一派。他们上承30年代的“京派”，但不像“京派”那样有意疏远政治，而是将政治也写得有点诗意，所谓诗意就是将政治理想化。



◀ 刘绍棠夫妇银婚照

从50年代初登上文坛，到1997年不幸病逝，刘绍棠笔耕不止。他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私访记》、《中秋节》、《峨嵋》、《刘绍棠小说选》等；出版的中篇小说有：《运河的桨声》、《夏天》、《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芳年》、《青草与狼烟》、《两草一心》、《二度梅》、《刘绍棠代表作》等；长篇小说有：《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柳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野婚》、《七十二乡女》等。另有关于乡土文学的倡导、理论探讨和文学自传，如《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乡土文学四十年》、《如是我人》等数种。

《青枝绿叶》是刘绍棠的成名作。这是农村土地改革以后第一批反映农民思想矛盾和冲突的作品。这时候的中国农民还处在翻身的喜悦、建设的兴奋之中，因此冲突并不严重，不过是有点自私心的农民一到老婆要生孩子的时候，一到农作物遇到病虫害的时候，一到抢种抢收的时候，就感到人力不足，资金有困难，哪怕是一家人起早贪黑，手忙脚乱，也依然顾了东来顾不了西。而村里的年轻人，组织了互助组的人，则处处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也就事事顺利，还心里装着其他农户，要带领落后的农民一起建设新生活，创造新世界。作品留下了那个特定年代的农村风貌，清新流畅，诗意葱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